

歷代帝王君鑒



07635

歷代君鑒卷之三十六

惡可為戒

夏

太康

太康啓之子也。居喪不哀，農政不脩，棄稷不務，以逸

豫滅厥德。群臣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

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

母，以從。羿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

寧。子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子。一人三失，怨豈在

君鑒卷三十六

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為人

上者，柰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

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

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

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

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嗣。其五曰：嗚呼！曷

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

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太康既失國，不得歸。后

羿乃立太康之弟仲康，而專其政。夏道遂微。

孔甲

天津圖書館藏
中國書畫出版社
上海

孔甲帝不降之子也。孔甲立。好事鬼神。肆行淫亂。作破斧之歌。是為東音。諸侯化之。天降二龍。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得豢龍氏。陶唐既衰。其後有劉累者。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孔甲嘉之。賜之姓曰御龍氏。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孔甲。孔甲求之。懼而遷于魯縣。孔甲崩。

履癸

履癸。帝發之子也。是為桀。自孔甲以來。德政日衰。諸侯多叛。桀尤為無道。能申鈎索。鐵負恃其力。不務德。而武傷百姓。天下顛怒而患之。桀伐有施氏。有施氏

進女妹喜。桀嬖之。所言皆聽。為瓊室象廊。瑤臺玉牀。殫百姓之財。為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舫。糟堤可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以為戲劇。○湯進伊尹於桀。桀與之飲酒沈湎。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江水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盍歸乎薄亦大矣。伊尹退而閑居。深取樂音。更曰樂兮。樂兮。四牡騶兮。六轡沃兮。覺兮較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入告于王曰。大命之至。亡無日矣。王闕然抃啞然笑曰。子又詆言矣。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有亡乎。日亡。吾乃亡矣。○桀窮其

宗族耻其勲舊，輕其賢良，棄義聽讒。卿士干辛，凌轢諸侯。左帥曹觸龍，讒嫉才智。諸侯危其位，大夫隱其道。舉事戾于天，發令逆于時。瞿山地裂，及泉發徒，鑿之通于河。諫者曰：洩天氣，發地藏。天子失道，後必有敗。殺之者老，或諫又殺之。關龍逢引黃圖進諫，若曰：古之人君，謙恭敬信，節用愛人。故天下安而社稷固。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不勝，民惟恐君之後亡矣。人心已去，天命不祐。盍少悛乎？不聽。龍逢立而不去，桀焚黃圖，殺龍逢。湯使人問之，桀怒，召湯囚之。夏臺已而得釋。湯益脩德，諸侯歸之。遂帥兵伐桀，桀兵敗，奔南巢，遂放而死。

商

武乙

武乙，庚丁之子也。武乙立，復遷都河北，暴虐不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倖辱之。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國內衰弊，東夷寢盛，分遷淮岱，漸居中土。時有為銘者曰：嗶嗶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祗取憂也。嗶嗶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為膏而祗懼咎也。武乙獵于河渭之間，暴雷震死。

紂辛

紂辛。帝乙之子也。紂為人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以為皆出已下。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不盛以土簋。將為玉盃。玉盃象箸。必不羹菽藿衣裋褐。而舍茅茨之下。則錦衣九重。高堂廣室。稱此以求。天下不足矣。遠方珎怪之物。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紂伐有蘇氏。有蘇以妲己女焉。紂愛之。惟妲己之言是從。使師洧作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積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

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以酒為池。以肉為林。為長夜之飲。弗事上帝神祇。廢宗廟之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百姓怨望。諸侯有畔者。妲己以為罰輕。誅薄。威不立。紂於是重為刑辟。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紂與妲己以為大樂。名曰炮烙之刑。○紂嘗六月獵于西土。發民逐獸。諫者曰。長育之時。不可逆天道。絕地德。而行人賊。君踐一日之苗。民失百日之食。紂殺之。於是天大暴風。飄牛馬。發屋折木。飛揚數十里。○紂為不道。殺九侯鄂侯。周侯昌聞之。歎息。紂乃囚昌於羑里。昌之臣散宜

生之徒求美女珍寶進紂大悅乃釋昌昌退而脩德諸侯多叛紂歸昌昌卒其子發舉兵伐紂紂與戰不勝乃袞寶玉自焚死

周

厲王

厲王名胡夷王之子也王心戾虐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利之其害大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大而不避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

君鑒卷三十六

五

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穆公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穆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穆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

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水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產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畔襲王。王出奔于彘。

幽王

幽王名宮涅。宣王之子也。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甫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地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失而在陰源必塞。源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川竭必山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

川竭岐山崩○初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于夏帝庭而言曰予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祭而藏之吉乃布幣而策告之龍亡祭在櫝而藏之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祭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謀之祭化為玄黿入王後宮後宮之童妾既亂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時而生不夫而有懼而棄之時童謠曰檠弘箕服實亡周國有夫婦鬻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夫婦哀其夜號而取之逸逃於褒

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於王以贖罪棄女者出於褒是為褒姒當幽王之三年主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於是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其子伯服為太子宜臼出奔申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柰何褒姒不好笑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王悅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王以虢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為人巧佞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王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王驪

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

歷代君鑒卷之三十六

君鑒卷三十六

八



歷代君鑒卷之三十六

歷代君鑒卷之三十七

惡可為戒

秦

始皇

始皇帝名政。莊襄王子。年十三即王位。奮六世餘烈。滅六國。遂并天下。自以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命為制。令為詔。除謚法。以己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專以刑威立國。暴虐不道。○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周青臣進頌曰。陛下神聖。平定海內。以諸侯屬郡縣。無

戰爭之患。上古所不及。始皇悅。博士淳于越曰。殷周之王。千有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四海。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非所聞也。今青臣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言。五帝不相復。三王不相襲。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

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
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
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
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
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
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
之書。若有欲學法令者以吏為師。制曰可。○三十五
年。使蒙恬除直道。通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千八百
里。數年不就。○始皇以咸陽人多。先王宮廷小。乃營
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

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
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複
道。自阿房度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
室也。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
驪山。發北山石。擲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
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為秦東門。
因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盧生說始皇為微
行。以辟惡鬼。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
得也。始皇乃令咸陽旁二百里內。宮觀複道相連。帷
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按署不移徙。所行幸。有言其處

者死。嘗從梁山宮望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或告丞相。丞相損之。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捕時在旁者盡殺之。是後莫知行之所在。群臣受決事者悉於咸陽宮。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御史悉按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阮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徒邊。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三十六年。有隕石于東郡。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使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燔其石。始皇為王二十六年。為帝十一年。壽五十。

二世

二世皇帝名胡亥。始皇少子也。始皇崩。趙高李斯詐受詔立為太子。遂即位。○元年。夏四月。二世謂趙高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雖然。有所未可。臣請言之。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

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臣戰戰慄慄。惟恐不終。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柰何。趙高曰。陛下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及宗室。然後收舉遺民。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群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之。乃更為法律。務益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鞠治之。於是公子十二人。僂死。咸陽市。十公主。砒死於杜。財物入

於縣官。相連逮者不可勝數。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顏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閭乃仰天大呼者三。曰。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廡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孝不忠者無

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驪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二世大悅。召趙高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不暇。何變之得謀。二世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復作阿房宮。盡徵材士五萬人為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二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秋七月。陽城人陳涉等起兵於蘄。遂自立為王。號張楚。當是時。諸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涉。謁者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使者至。問之。對曰。群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

足憂也。乃悅。○二年冬。二世數誚讓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舜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勞形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故明主能行督責之術。以獨斷於上。則權不在臣下。然後能滅仁義之塗。絕諫說之辯。榮然行恣睢之心。而莫

之敢逆。如此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殺人衆者為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積於市。秦民益駭懼思亂。○郎中令趙高恃恩專恣。多以私怨殺人。恐大臣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群臣莫得見面故也。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乃不坐朝廷事。皆決於高。李斯以為言。高乃見斯曰。江東群盜多。而上益發繇治。

阿房宮。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上居深宮。欲見無間。高曰。請候上間語君。於是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斯可奏事矣。斯至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高因曰。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其長男由守三川。楚盜皆其傍。縣子以故公。行過三川。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乃使人按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斯聞之。乃上書言高罪。二世曰。趙君為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

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斯又與右丞相馮去疾將軍馮劫進諫曰：群盜並起，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四邊戍轉。二世曰：君不能禁盜，又欲罷先帝所為，是上無以報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吏按罪去疾，劫自殺。斯自負其辯，有功無反心，乃就獄。二世屬高治之，責與由反狀。收捕宗族賓客，榜掠千餘。斯自誣服，而從獄中上書自陳前功，幸二世寤而赦之。高使棄去不奏，又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來覆訊斯。斯更以實對，輒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

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所使按三川守由者，至則楚兵已擊殺之矣。高皆妄為反辭，以相傳會，遂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二世乃以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決焉。○初中丞相趙高欲專秦權，恐群臣不聽，乃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之，莫敢言其過。○三年八月，沛公攻屠武關，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為。

至是二世使使責讓高。高懼，乃與其壻咸陽令閻樂謀詐為有大賊。呂吏發卒使樂將之。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遂斬之。射郎官者或走，或格，格者輒死。入射帝幄坐幃。二世怒，呂左右皆惶擾不聞。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此。對曰：「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樂前數二世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皆叛。其自為計。」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願為萬戶侯。又弗許。願與妻子為黔首。樂曰：「吾受命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

趙高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立，宜為王，如故便。」乃立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九月，高令子嬰廟見受璽。子嬰稱疾不行。高自往請子嬰殺高，三族其家，以徇。二世在位三年，壽二十四。

漢臣賈誼論曰：「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宋儒胡寅曰：「攻守無異勢，秦以詐力得之，豈有施仁義之理耶？」

歷代君鑒卷之三十七

君鑒卷三十七

九

歷代君鑒卷之三十七

漢臣賈誼論曰秦以區區之地... 卅而朝同列百有餘年... 官一夫作... 也任義不... 無異...

歷代君鑒卷之三十八

惡可為戒

西漢

元帝

孝元皇帝名奭。宣帝太子也。母曰共哀許皇后。宣帝地節三年。立為皇太子。黃龍元年十二月。宣帝崩。即皇帝位。○初元二年春。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蕭望之。周堪為之副。望之。堪皆以師傅舊恩。數言治亂陳王事。選白。宗室明經。有行諫大夫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

君鑒卷三十八

多所欲。匡正。上甚嚮納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帝即位多疾。以顯中人。無外黨。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安。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微法。與高為表裏。論議常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望之等患苦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出

更生為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以備諫官。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高為姦利。及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望之始見朋。接待以意。後知其傾邪。絕不與通。朋怨恨。更求入許史。推所言事。曰。皆堪更生教我。待詔華龍。行汙穢。欲入堪等。堪等不納。亦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欲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沐日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滛。欲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許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

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使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獄。宜因決免。於是赦望之罪。收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至七月。上復徵堪更生。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以為中郎。上器重望之不已。欲倚以為相。恭顯許史皆側目。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震殆為恭等。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服。遂逮繫獄。免為庶人。會

望之子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幸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自以託師。傳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令謁者召望之。因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

然殺吾賢。傳卻食涕泣。哀動左右。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上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其家。終帝之世。宋儒司馬光曰。甚矣孝元之易欺而難寤也。夫恭顯之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辯也。至於望之自殺。則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底邪臣之罰。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恭顯。纔得其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姦臣安所懲乎。是使恭顯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也。○建昭二年秋。殺魏郡太守京房。房學易於焦延壽。延壽嘗白得我道以亡身者

京生也。其說長於灾變。以孝廉為郎。屢言灾異有驗。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時石顯專權。五鹿充宗為尚書令。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以不覺悟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

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悟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灾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自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湧。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灾異畧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上良久乃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人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

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惟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喻。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壅塞。顯克宗疾。房欲遠之。建言以房為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去。至新豐。上封事。至陝。又言議者欲隔絕臣。而陛下聽之。此蒙氣。所以不解。而太陽無色者也。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憲王舅張博。傾巧無行。從房學。以

女妻房。房每朝見。退輒為博道其語。博因記房所說。密語令房為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東與王。以為信驗。顯知之。告房。博非謗天子。註誤諸侯。王皆下獄棄市。妻子徙邊。帝在位十六年。享年四十二。

史臣班彪論曰。元帝寬弘恭儉。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成帝

孝成皇帝。名騫。元帝太子也。母曰王皇后。元帝初元二年夏四月。立為皇太子。竟寧元年五月。元帝崩。六

月即皇帝位○陽朔元年冬時大將軍王鳳用事上謙讓無所顓左右嘗薦劉向少子欽召見說之欲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乃止時上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不以往事為纖芥留之京師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一旦有他且不復相見爾長留侍我矣後疾有瘵共王因留國邸上甚親重之鳳心不便會日食因言日食陰盛之象定陶王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故天見戒宜遣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王辭去上與涕泣而決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呂見延問對言災異之發為大臣專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食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專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食陰侵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商內行篤有威重位列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守正不隨為鳳

所罷。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羨人
已嘗適人。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為宜子。納之後
宮。苟以私其妻弟。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况
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
見。足以知其餘。及他所不見者。鳳不可令久典事。宜
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
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
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
自輔者。於是章薦瑯琊太守馮野王。忠信質直。智謀
有餘。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方倚欲以代鳳。章

每召見。上輒辟左右。時鳳從弟子音侍中。獨側聽。聞
章言。以語鳳。鳳甚憂懼。杜欽令鳳稱病出就第。上疏
乞骸骨。辭旨甚哀。太后聞之。垂涕不食。上少而親倚
鳳。弗忍廢。乃優詔報鳳。彊起之。於是鳳起視事。上使
尚書劾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阿附
諸侯。又知張羨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盪
腸。非所宜言。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章竟死獄中。
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鴻嘉元年。
上始為微行。從期門郎或私奴。或乘小車。或皆騎出
入市里郊野。遠至旁縣。聞鷄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

人富平侯者侍中張放也。寵幸無比。故假稱之。○永始元年夏四月。上欲立趙婕妤為皇后。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往來通語。餘乃許之。上先封婕妤父臨為成陽侯。諫大夫劉輔上言。臣聞天之所興。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况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宗。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

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一言。臣竊傷心。不可不盡死書奏。詔收縛繫掖庭秘獄。於是將軍辛慶忌等上書以為。輔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上乃徙繫輔共工獄。減死一等。論為鬼薪。帝在位二十六年。享年四十五。

史臣班彪論曰。成帝善脩容儀。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有穆穆天子之容矣。然湛乎酒色。政在外

家。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
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君鑒卷三十八

九

歷代君鑒卷之三十八

歷代君鑒卷之三十九

惡可為戒

東漢

安帝

孝安皇帝諱祐。清河孝王慶之子。肅宗之孫也。少號聰明。為皇太后鄧氏所立。長多不德。稍不可太后意。太后崩。始親政事。而內寵益盛。○建光元年。帝以江京嘗迎帝於邸。以為京功。封都鄉侯。封李閏為雍鄉侯。閏京並遷中常侍。京兼大長秋。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鈞。盾。令陳達。及乳母王聖。聖女伯榮。扇動

君鑒卷三十九

中外。競為侈虐。司徒楊震。尚書翟酺。皆上疏極言其非。帝皆不省。○延光二年冬。詔遣使者大為王聖修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上疏曰。臣伏念方今災害滋甚。百姓空虛。三邊震擾。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詔書為阿母起第舍。合兩為一。連里竟街。雕修繕飾。窮極巧技。攻山採石。轉相迫促。為費鉅萬。周廣謝永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阿近倖。姦佞之人。與之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箴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

渾淆清濁同源。天下謹譁為朝結讖。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惟陛下其度之。帝不聽。○三年春三月。初樊豐周廣謝暉等見楊震連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復上疏而所言轉切。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以其名儒未敢加害。會河間男子趙騰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上疏救之。帝不聽。騰竟伏尸都市。及帝東巡。樊豐等因之競修第宅。太尉部掾高舒呂大匠令史考校之。

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惶怖。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懟。車駕還京師。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震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令大鴻臚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几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因飲醪而卒。○秋。王聖江京樊豐等譖太子乳母王男厨監邴吉等殺之。家屬徙比景。太子思男吉數為嘆息。京豐懼有後害。乃與閹后妄造虛無。

搆讒及東宮官屬。帝怒。召公卿以下議廢太子。耿寶等承旨。以為當廢。太僕來歷與太常桓焉等議曰。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良保傅。輔以禮義。廢置事重。此誠聖恩。所宜宿留。帝不從。張皓退。復上書曰。昔賊人江充造搆讒。遂傾覆。戾園。孝武久乃覺悟。雖追前失。悔之何及。皇太子方十歲。未習保傅之教。可遽責乎。書奏不省。廢太子為濟陰王。居於德政殿。西鍾下。來歷乃要結光祿勳。殺諷宗。正劉璋。將作大匠薛皓。侍中閻丘弘。陳光。趙代。施延。太中大夫朱佺等十餘人。俱詣

鴻都門。證太子無過。帝與左右患之。乃使中常侍奉詔脅群臣曰。父子一體。天性自然。以義割恩。為天下也。歷諷等不識大體。而與群小共為讒譁。外見忠直。而內希後福。飾邪違義。豈事君之禮。朝廷廣開言路。故且一切假貸。若懷迷不反。當顯明刑書。諫者莫不失色。薛皓先頓首曰。固宜。如明詔。歷怫然。廷詰皓曰。屬通諫。何言。今復背之。大臣乘朝車。處國事。固得輾轉若此乎。乃各稍自引起。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帝大怒。尚書令陳忠與諸尚書。遂共劾奏歷等。帝乃免歷兄弟官。削國租。黜歷母武安公主。不得會見。帝在

位十九年壽三十二

桓帝

孝桓皇帝諱志章帝曾孫蠡吾侯翼之子也梁冀雖誅猶事姑息五侯肆虐莫能禁制賢人君子忠憤激烈卒成黨錮之禍○元嘉元年夏四月帝微行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尚書楊秉上疏曰臣聞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鸞旗不駕故諸侯入諸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誠况於以先王法服而私出禁遊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璽綬

君鑒卷二十九

四

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帝不納○永壽元年春二月司隸冀州饑人相食太學生劉陶上疏陳事曰夫天之與帝帝之與民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陛下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群醜刑隸芟刈小民虎豹窟於麋場豺狼乳於春囿貨殖者為窮寃之鬼貧餒者作

饑寒之鬼。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閭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勢。願陛下遠覽彊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為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夾輔王室。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

可悲。令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延熹六年。冬十月。帝校獵廣成。遂幸函谷關。上林苑。光祿勳陳蕃上疏諫曰。安平之時。遊畋宜有節。况今有三空之危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聖賢恤民之意也。書奏不納。○八年春。勃海王悝素行險僻。多僭傲不法。北軍中候陳留史弼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

是和睦之道與骨肉之恩遂矣。竊聞勃海王悝外聚
剽輕不逞之徒。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共羣居。皆家
之棄子。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州司不敢糾
彈。傳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絕。恐遂滋
蔓。為害彌大。乞露臣奏。宣示百僚。平處其法。法決罪
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
聖朝無傷親之譏。勃海有享國之慶。不然。懼大獄將
興矣。帝不聽。悝果謀為不道。有司請廢之。詔貶為瘠
陶王。食一縣。

靈帝

君鑒卷三十九

六

孝靈皇帝諱宏。肅宗之玄孫。河間孝王之曾孫也。桓
帝崩。無子。帝嘗襲侯爵。時年十二。為竇太后所立。昏
虐不道。保養奸回。過於骨肉。殄滅忠良。甚於寇讎。卒
致何進召戎。董卓乘釁。袁紹之徒。從而搆難。漢祚遂
滅。○建寧二年。夏四月。有青蛇見於御坐上。大風雨
雹。霹靂拔大木百餘。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大司農
張奐上疏曰。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竇武陳
蕃忠貞。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為此也。宜急為收葬。
徙還家屬。其後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
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顧復

之報。帝深嘉奐言，以問諸常侍。左右皆惡之，帝不得自從。奐又與尚書劉猛等共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曹節等彌疾其言，遂下詔切責之。奐等皆自囚。廷尉並以三月俸贖罪。郎中謝弼上封事曰：「皇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見天下。孝和皇帝不絕竇氏之恩，前世以為美談。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台宰重器，國命所係。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加黜罷。」徵王暢、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

消國祚。惟永光祿勳楊賜曰：「王者心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為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夫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抑皇甫之權，割艷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秋九月，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汙穢朝廷，希之者惟恐不及。更相標榜為之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

人也。張儉翟超奏睡苑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天。追宗者也。度尚張邈。主孝劉儒。胡毋班。秦周。蕃。嚮。王章。為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及陳竇用事。復舉拔膺等。陳竇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素佞邪。為儉所棄。承覽意。肯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為之冠。詔刊章。捕儉等。冬十月。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鉤黨者。故司空虞放。李膺。杜密。朱寓。荀昱。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帝年

十四。問節曰。何以為鉤黨。對曰。鉤黨者。即黨人也。帝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邪。對曰。皆相舉群輩。欲為不軌。帝曰。不軌欲何如。對曰。欲圖社稷。帝乃可其奏。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侍御史景毅。子顧。為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為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脫漏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汝南督郵吳遵。受詔捕范滂。至。征羌。抱詔書。閉傳舍。伏床而泣。一縣不知。所為。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

令郭楫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辭。凡黨人死者百餘。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為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罹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之。為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光和元年冬十月。宋皇后無寵。後宮幸姬衆共譖毀。勃海王

惺妃宋氏。即后之姑也。中常侍王甫恐后怨之。因譖后挾左道祝詛。帝信之。遂策收璽綬。后自致暴室。以憂死。父不其。鄉侯鄼及兄弟並被誅。是月晦。日有食之。尚書盧植上言。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宋后家屬竝以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斂葬。宜勅收拾。以安遊魂。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請謁希求。一宜禁塞。選舉之事。責成主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蠲畧細微。帝不省。○十二月。詔中上方為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尚書令陽

球諫曰。臣按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筲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首承睫。徼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辨心。假手請字。妖偽百品。莫不蒙被殊恩。蟬蛻滓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歎。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書奏不省。○是歲初開西邸。賣官入錢。各有差。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於西園

立庫貯之。或詣闕上書。占令長隨縣好醜。豐約有賈。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然後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初帝為侯時。嘗苦貧。及即位。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曾無私錢。故賣官聚錢。以為私藏。帝嘗問侍中楊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三年冬十二月。作軍圭靈昆苑。司徒楊賜諫曰。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壞沃衍。廢田園。驅居民。畜禽獸。殆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今

城外之苑。已有五六。可以逞情意。順四節也。宜惟夏禹卑宮。太宗露臺之意。以尉下民之勞。書奏。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樂松。對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五里。人以為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為之。○是時中常侍趙忠張讓等皆封侯貴寵。帝常言。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憚畏。第宅擬則宮室。帝嘗欲登永安候臺。宦官恐望見居處。乃使中大人尚但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帝自是不敢復升臺榭。及封爵。徐奉事發。帝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

皆令禁錮。或有伏誅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為張角通。為可斬。未。皆叩頭曰。此王甫侯覽所為也。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趙忠等譖中常侍呂彊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彊兄弟所在。並皆貪穢。帝使中黃門持兵召彊。彊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憚復譖曰。彊見召。未。知所問。而就外自屏。有姦明審。遂收捕其宗親。沒入財產。侍中河內向栩。上便宜譏刺左右。張讓誣栩與張角同心。欲為內應。收送黃門北寺獄殺之。郎中張鈞上書曰。竊

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皆由
十常侍多放父子兄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權財
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
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
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常侍
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雒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
軍費有詔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
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否御史承旨遂奏鈞學黃巾
道收掠死獄中帝在位二十二年壽三十四

蜀漢臣諸葛亮出師表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

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
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
靈也

歷代君鑒卷之四十

惡可為戒

西晉

大德外惠帝

孝惠皇帝諱衷字正度武帝第二子也九歲立為皇太子既長為人慳駮不辯菽麥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欲易廢一日悉召東宮官屬使以尚書事令太子決之帝不能對賈妃遣給事中張泓具草令帝書之武帝覽而大悅又見其子通聰明剛猛可以傳後太子遂安武帝崩即位尊繼母皇后楊氏為太后

君鑒卷四十一

立妃賈氏為皇后廣陵王適為皇太子以太尉楊駿為太傅錄朝政百官總已以聽○賈后性凶悍多權畧每欲干預政事而為太傅楊駿所抑永康元年后使黃門董猛與殿中中郎孟觀李肇皆駿所不禮者謀誅駿初后為太子妃嘗以妬手殺數人又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武帝大怒將廢之楊后曰賈公間有大勲於杜稷豈可以其女妬而忘之邪妃得不廢后數誠厲妃妃不知其助已反以為恨至是不以婦道事太后亦謀廢之又使報楚王瑋瑋許之乃求入朝於是觀肇啓帝夜作詔誣駿謀反屯衛殿中段廣跪

言於帝曰。楊駿孤公無子。豈有反理。願陛下審之。帝不答。命東安公繇帥殿中四百人討之。瑋屯司馬門。太后聞之。內外隔塞。題帛為書射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反。尋殿中兵出燒駿府。駿逃于廐。就殺之。遂收楊珧。楊濟及張劭。段廣等皆夷三族。賈后矯詔送太后于永寧宮。特全太后母高都君龐氏之命。聽就太后居止。復諷群公有司奏太后圖危社稷。自絕于天。請廢為庶人。詣金墉城。詔可。又奏。昨詔原駿妻龐氏以慰太后之心。今太后廢。請以龐付廷尉行刑。詔從之。龐臨刑。太后抱持號叫。截髮。

稽顙。上表。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省。初太后幽金墉城。尚有侍御十餘人。後賈后奪之。絕膳八日而卒。○一日。賈后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朝。既至。置于別室。遣婢陳舞以帝命。賜酒三升。逼使盡飲之。遂太醉。后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稱詔使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當手了之。并與謝妃共要刻期。兩發埽除患害。太子醉迷。遂依而寫之。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以太子書示之。曰。適書如此。令賜死。諸王公議。至日西不決。惟裴頌曰。宜先檢校傳書。

者。又請比校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人。詔許之。其子彪臧尚。皆幽于金墉城。殺太子母謝淑媛。西戎校尉司馬閻纘。輿棺詣闕。上書以為太子之罪未審。有無縱有宜重選師傅。先加嚴誨。若不悛改。棄之未晚。書奏不省。○后又使黃門自首欲與太子為逆。詔以首辭班示公卿。遣千兵衛太子幽于許昌。後又因趙王倫孫秀使人行反間言。殿中人欲廢皇后迎太子。后使太醫令程據和毒藥。遣黃門孫慮至許昌逼太子殺之。○趙王倫矯詔勅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謚等殺太子。今使車騎入

廢中宮。汝等從命。賜爵關內侯。不從者誅三族。衆皆從之。開門夜入。遣齊王冏將百人排闥迎帝幸東堂。召賈謚斬之。遂廢后為庶人。送于金墉城。倫又遂矯詔遣使齎金屑酒賜賈后。死于金墉城。復故太子位號。立其子臧為皇太孫。倫自為相國。尋自加九錫。○永寧元年。趙王倫自稱皇帝。遷帝于金墉城。尊為太上皇。廢皇太孫為濮陽王。尋殺之。○齊王冏遣使告成都王穎。河間王顥。長沙王乂。及新野公歆。移檄征鎮。稱逆臣孫秀。迷誤趙王。當共討之。有不從命者。誅及三族。遠近響應。衆至二十萬。討倫。倫以兵拒之。成

都王頽擊敗倫兵于溴水。左衛將軍王興等迎帝復位。斬孫秀於中書省。賜倫死。收其子誅之。齊王冏恃功驕奢擅權。河間王頽表陳冏罪。請長沙王乂廢冏。顯表至。冏大懼。遣董艾齎之。乂將左右百餘人馳入宮。閉諸門。奉天子攻大司馬府。城內大戰。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群臣死者相枕。冏衆大敗。執冏斬之。二年。河間王頽成都王穎舉兵反。帝自將討之。如三十里橋。顯將張方罷敗之。帝幸緱氏。張方入京城大掠。長沙王乂奉帝討張方不克。穎進兵逼京師。東海王越使張方殺長沙王乂。穎入京師。自為丞相。廢皇

后羊氏及太子覃。東海王越奉帝征穎。復皇后太子。穎遣兵拒戰。蕩陰帝傷頰中三矢。侍中嵇紹死之。血濺帝衣。他日左右請浣之。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穎以帝入鄴。殺東安王繇。張方復入京城。廢皇后太子。幽并兵至鄴。穎使張方迎帝還洛陽。張方在洛既久。剽掠殆竭。乃引兵入殿。以所乘車迎帝。逼使上車。遷於長安。於是東海王越自領徐州都督。傳檄討張方。殺之。送首於越。越進屯溫。遣祁弘入長安。奉帝東還。復羊后。以東海王越為太傅。帝食甃中毒而崩。或曰。太傅越之鳩也。在位十七年。享年四十八。

史臣論曰。帝資質庸愚。昏懦無為。故居大位。權專中宮。政出群下。網紀大壞。貨賂公行。觀其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或對曰。在官地者為官。在私地者為私。帝亦不識其給。及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類。所以弑母后。害太子。屠戮無辜。骨肉殘殺。咸假他人之手。宜乎受制廢遷。終死姦毒。而貽笑天下後世也哉。

東晉

孝武帝

君鑑卷四十一

五

孝武皇帝諱曜。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也。初封會稽王。咸安二年立為皇太子。簡文帝崩。至晡不臨。左右進諫。答曰。哀至則哭。何常有。尋即帝位。其年三吳大旱。人多餓死。崇德太后臨朝攝政。○大元元年。帝加元服。始臨朝政。二年地震。暴風折木。發屋。三年。帝作新宮。移居會稽王邸。雷雨暴風。發屋折木。四年。大旱。年穀不登。百姓多匱。五年。大水。雷震舍章殿四柱。并殺內侍二人。六年。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居之。尚書王雅諫不從。揚荆江三州大水。江東大飢。八年二月。黃霧四塞。始興南康廬陵大水。平地

五丈。以會稽王道子錄尚書六條事。王國寶為尚書郎。○十年。會稽王道子專權。王國寶大保謝安壻也。安惡其為人。每抑而不用。由是怨安。國寶從妹為道子妃。時帝與道子皆嗜酒。狎昵邪諂。國寶乃譖安於道子。使離間之於帝。帝不察。遂踈忌安。會秦求救安。廼請自將出鎮廣陵。築新城居之。○十四年。帝溺於酒色。為長夜之飲。於是委政於琅邪王道子。道子亦荒淫嗜酒。日夕與帝以酣歌為事。又崇尚浮屠。窮奢極費。所親昵者皆娼姆僧尼。近習弄權。交通請託。賄賂公行。官爵濫雜。刑獄繆亂。左衛將軍許營上疏曰。

局吏衛官僕隸婢兒皆為守令。或帶內職。僧尼乳母競進親黨。又受貨賂。輒使臨官。政教不均。暴濫無罪。且佛者清遠玄虛之神。今僧尼於五誠麤法尚不能遵。而流俗競加敬事。以至侵漁百姓。取財為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疏奏不省。道子勢傾中外。王國寶以諛佞有寵於道子。中書侍郎范甯數進忠言。補正缺失。指斥奸黨。國寶甯之甥也。甯尤疾其阿諛。勸帝黜之。國寶遂與道子譖甯。帝友出甯為豫章太守。甯臨發上疏曰。今邊烽不舉。而倉庫空匱。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之休。至有生兒不復舉。

養。繆寡不敢嫁娶。臣恐社稷之憂。厝火積薪不足喻也。帝亦不省。○十七年。清河人李遼上表請勅兗州脩孔子廟。給戶灑掃。仍立庠序以教學者。曰事有如賒而實急者。此之謂也。疏奏不省。○二十年。會稽王道子專權奢縱。趙牙本倡優。茹千秋捕賊吏也。皆以諂賄得進。道子以牙為郡守。千秋為參軍。牙為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功用鉅萬。帝不罪。反幸其第。愈見委任。有長星見。自須女至于哭星。帝心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二十一年。帝嗜酒流連內殿。外人罕得進見。

張貴人寵冠後宮。時年近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貴人憤恨。已而醉寢。清暑殿貴人弑之。重賂左右云。魘崩。在位二十一年。享年三十五。

史臣論曰。帝雖即位幼冲。既長臨政。威權已出。有人主之量。未幾。遽信諂言。踈退賢輔。道子荒于朝政。國寶彙以小人。拜受之榮。初非天旨。鬻刑之貨。自走權門。毒賦年滋。窮民歲廣。方且荒耽酒色。崇尚浮屠。請脩孔廟。踈入不報。許榮之徒。馳書詣闕。雖知抗直。惡聞逆耳。醒日既少。每飛長夜之觴。妖

星已見復勸華林之酒。以至戲言一發禍生房幃
悲夫

歷代君鑒卷之四十

君鑒卷四十

八

歷代君鑒卷之四十一

惡可為戒

南朝

宋少帝

宋主少帝諱義符。姓劉氏。武帝之長子也。有膂力。善騎射。解音律。武帝晚無男。及義符生。甚悅。永初元年。立為皇太子。武帝殂。義符嗣位。居喪無禮。大行尚在。殯即徵集樂府伶官。備奏絃管。玕羞甘膳。有加平日。且好與左右狎暱。遊戲無度。親執鞭撻。毆擊無辜者。以取笑樂。採擇媵御。產子就宮。醜聲四達。而覷然無怍焉。○景平元年。太皇太后蕭氏殂。及葬。義符親與左右執紼。歌呼。推排梓宮。扞掌笑譁。又徵召工匠。興造宮室。穿池築觀。朝成而暮毀之。費用萬端。帑藏為之空竭。疲極人力。遠近莫不嗟怨。○二年。義符常在後宮習武。鼓鞞聲聞於外。特進致仕范泰上書諫曰。伏聞陛下黷武掖庭。誼謹省闈。非徒不足以威四夷。祗生遠近之怪。且陛下踐阼。委政宰臣。實同高宗。諒闇之美。而更媢狎羣小。懼非社稷至計。經世之道也。不聽。○義符嘗與廬陵王義真有隙。至是廢為庶人。前吉陽令張約之上疏曰。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

遇長受陛下睦愛之恩故在心必言容犯臣子之道
宜在容養錄善掩瑕訓盡義方進退以漸今猥加剝
辱幽徙遠郡上傷陛下手足之愛下令遠近恇然失
圖臣伏思大宋開基造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
睦以道人誰無過貴能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下之
懿弟豈可以其一青長致淪棄哉書奏見殺○司空
徐羨之等將廢義符以檀道濟先朝舊將威服殿省
乃召道濟及江州刺史王弘入朝以謀告之謝晦聚
將士於府內使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為內應時義
符出於華林園為列肆親自沽賣又開瀆聚土以象

破岡埭與左右引船唱呼以為歡樂夕遊天淵池即
龍舟而寢其朝未興軍士進殺二侍者扶義符出收
璽綬羣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宮乃稱皇太后令數義
符過惡廢為營陽王遷于吳使邢安泰就弑之義符
多力突走出昌門追者以門關踏而弑之時年十九
史臣裴子野論曰古者人君養子能言師授之辭
能行傅相之禮而宋之教誨雅異於斯居中則任
僕妾處外則近趨走帥侍二職皆臺皂也制其行
止授其法則導達臧否罔弗由之言不及於禮義
識不達於今古謹勅者能勸之以吝嗇狂愚者或

誘之以凶慝。雖有師傅。多以者艾大夫為之友。及文學。多以膏梁年少為之。具位而已。亦弗與遊。是以本枝雖茂。而端良甚寡。降及太宗。舉天下而棄之。亦昵比之為也。嗚呼。有國有家。其鑒之矣。

孝武帝

宋主孝武帝諱駿。字休龍。文帝第三子也。少穎爽。讀書七行俱下。才藻甚美。雄決愛武。元嘉十二年。立為武陵王。元凶劭弒逆。舉兵討劭。遂入即位。改元孝建。○二年。宋主惡宗室彊盛。欲削弱王侯。江夏王義恭等奏裁損王侯車服器用樂舞制度。凡九事。宋主因

諷有司增廣為二十四條。聽事不得南向。坐施帳。劔不得為鹿盧形。內史相及封內官長止稱下官。不得稱臣。罷官則不復追敬。○三年秋。熒惑守南斗。宋主廢西州舊館。以其子西陽王子尚為揚州刺史。使移治東城。以厭之。別駕沈懷文曰。天道示變。宜應之以德。雖空西州。恐無益也。不從。○大明元年。宋主自即吉之後。奢淫自恣。多所興造。顏竣以藩朝舊臣。數懇切諫爭。宋主寢不悅。出竣為東揚州刺史。及竟陵王誕反。遂誣竣與通謀。收付廷尉。折足賜死。妻子徙交州。復沈其男口於江。○二年。初。宋主在江州。戴法興

戴明寶蔡開為典籤及即位皆以為南臺侍御史兼中書通事舍人。是歲並以初舉兵預密謀賜爵縣男。時宋主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巢尚之人士之未涉獵文史亦為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徙誅賞大慶分。宋主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內外雜事多委明寶。三人權重當時。而法興明寶大納貨賄門外成市。家累千金。○四年以廬陵內史周朗言事切直銜之。使有司奏朗居母喪不如禮。傳送寧州於道殺之。○青冀刺史顏師伯以諂佞被親任擢為侍中。羣臣莫及。亦多納貨賄家累千金。○五年正旦朝賀雪落太宰義恭衣有六出。義恭奏以為瑞。宋主悅。義恭以宋主猜暴懼不自容。每卑辭遜色曲意祗奉。由是終宋主之世得免於禍。○宋主畋遊無度嘗出夜還敕開門侍中謝莊居守以祭信或虛執不奉旨。須墨敕乃開。宋主後因宴飲言及莊對曰。臣聞王者祭祀畋遊出入有節。今陛下晨往宵歸。臣恐不逞之徒妄生矯詐。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門耳。○時士族雜婚者詔皆補將吏。士族多避役逃亡。乃嚴為之制。捕得即斬之。往往奔竄湖山為盜賊。沈懷文諫不聽。○六年春策孝

秀才中堂揚州秀才顧法對策曰源清則流潔神聖則形全躬化易於上風體訓速於草偃宋主惡其諒投策於地○侍中沈懷文素與顏竣周朗善數以直諫忤旨宋主謂曰竣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嘗出射雉風雨驟至懷文與王彧江智淵約相與諫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冒彧曰懷文所啓宜從智淵未及言宋主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顏竣邪宋主每燕集在坐者皆令沈醉朝譴無度懷文素不飲又不好戲朝宋主謂故欲異已出為廣陵太守至是朝正事畢當還以女病求申期為有司所糾免官禁錮

十年懷文賣宅欲還東宋主大怒賜死三子澹淵沖行哭請命柳元景為之言曰懷文三子塗炭不可見願陛下速正其罪宋主竟殺之○淑儀殷氏寵傾後宮是年卒宋主痛悼不已精神罔罔頗廢政事葬於龍山民不堪役死亡甚衆自江南葬埋之盛未有也又為之別立廟追拜貴妃謚曰宣是後宋主數與羣臣至殷貴妃墓謂劉德顛曰卿哭貴妃悲者當厚賞德顛擗踊號慟涕泗交流宋主甚悅以德顛為豫州刺史○宋主好狎侮羣臣自太宰義恭以下不免穢辱常呼金紫光祿大夫王玄謨為老儉僕射劉秀

之為老慳。顏師伯為齷。其餘短長肥瘦皆有稱目。又寵一毘喩奴。令以杖擊羣臣。惟憚蔡興宗方嚴。不敢侵。蝶○宋主為人機警。勇決。記問博洽。文章華敏。又善騎射。而奢欲無度。自晉氏渡江以來。宮室草創。孝武始作清暑殿。宋興無所增改。至是始大修宮室。土木被錦繡。賞賜傾府藏。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蠅拂侍中袁顛。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宋主曰。田舍公得此。已為過矣。○末年尤貪財利。刺史二千石罷還。必限使獻奉。又以蒲戲取之。罄盡乃止。終日酣飲。常憑几昏睡。或外有奏事。即肅然整容。無復酒態。由是內外畏之。莫敢弛惰。至是殂於玉燭殿。在位十一年。壽三十五。

史臣沈約論曰。後已以利天下。堯舜之心也。利己以及萬物。中主之志也。盡民命以自養。桀紂之行也。孝武之世。將盡民命。雖有周公之才之美。猶終之以亂。何益哉。

歷代君鑒卷之四十二

惡可為戒

南朝

齊鬱林王

齊主鬱林王諱昭業字元高姓蕭氏武帝之孫文惠太子之長子也少美容止進對音吐甚有令譽特為武帝所愛且好隸書武帝嘗敕皇孫手書母得安出以貴重之初封南郡王文惠薨立為皇太孫及武帝殂太孫即位改元隆昌○昭業蚤喪其母育於竟陵王子良之妃素氏因從子良在西州與左右羣小二

君鑒卷四十二

十餘人共衣食同卧起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節其用度昭業密就富人求錢夜開後閣淫宴諸營署師史仁祖侍書胡天翼相謂曰若言於二宮其事未易若為異人所毆及大物所傷豈直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及禍相繼自殺二宮不知也所愛左右皆逆加官爵踈於黃紙使囊盛帶之許南面之日依此施行又性辯慧哀樂過人而矯情餘詐陰懷鄙慝嘗侍文惠疾憂容號毀裁還私室即歡笑酣飲及居喪亦如之常令女巫楊氏禱祀速求天位文惠薨謂由楊氏力倍加敬信及武帝有疾復令祈禱欲宮車早晏駕因

與其妃何氏書作一大喜字而三十六小喜字以繞之○初武帝嘗往東宮昭業迎拜號慟絕而復蘇及侍武帝疾又言發淚下武帝每言及存亡昭業輒哽咽不自勝武帝信之以為必能負荷大業臨終執其手曰若憶翁當好作遂殂大歛始畢昭業志呼武帝諸伎備奏衆樂諸伎雖畏威從事而皆哽咽流涕及奉辭武帝梓宮輜輶車未出端門昭業亟稱疾還內裁入閣即奏胡伎鞞鐸之聲響震內外焉自山陵之後即與左右微服遊走市里擲塗賭跳作諸鄙戲○嘗毀武帝所起殿以其材賜幸臣徐龍駒而於其處

為馬埒馳馬墜傷面額稱疾不出者數日多聚名鷹快犬餽以梁肉又好鬪鷄買鷄價至數千常裸袒着紅紫錦繡新衣錦帽紅縠禪雜采袒服又寵幸中書舍人綦毋珣之朱隆之直閭將軍曹道剛周奉叔并龍駒等有司相與語云寧拒至尊勅不可違舍人命龍駒常居含章殿南面畫敕左右侍直與齊主不異○昭業極意賞賜左右動至百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箇不得今得用汝未武帝聚錢及金帛不可勝計昭業即位猶未朞歲用已過半皆與諸不逞羣小諸寶器令何妃及寵姬相擊破碎之以為笑樂

及至廢黜而府藏悉空矣○西昌侯鸞數諫不從。昭業心忌鸞欲除之。及鸞啓誅徐龍駒而心忌鸞益甚。中書令何胤以后之從叔為昭業所親與謀誅鸞。不果。既而鸞遣蕭諶等誅曹道剛及朱隆之輩。諶引兵入閤。昭業拔劍自刺不入。輿接而出行至西弄。弑之。時年二十二。諸嬖幸皆伏誅。以太后令追廢為鬱林王。

史臣蕭子顯論曰。鬱林風華外羨。衆所同惑。伏情隱詐。難以貌求。立嫡以長。未知瑕釁。世祖之心。不變周道。既而讐鄙內作。地自宮闈。雖害未遠。足傾

社稷。春秋書梁伯之過。言其自取亡也。

明帝

齊主明帝諱鸞。字景栖。高帝兄道生之子也。少孤。高帝撫育如己子。初封西昌侯。昭業即位。以為尚書令。輔政之初。蠲逋調省。御府池田。邸治減關市。征稅衆皆悅之。及昭業忌鸞欲誅之。鸞遂弑昭業而立新安王昭文。自為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封宣城郡公。鸞權勢日益重。陰蓄不臣之志。乃殺鄱陽王錡等七人。又殺衡陽王鈞等四人。遂自為太傅。揚州牧。進爵為王。於是謀繼大統多引名士與參籌策。

恐人情未服自以胛有赤誌以示王洪範而謂之曰
人言此是日月相卿幸勿泄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
何可隱當轉言之時昭文雖在位起居飲食皆諮鸞
而後行至是鸞以皇太后令廢昭文為海陵王而自
立又詐稱海陵王有疾數遣御師瞻視因而殞之○
齊主鸞之廢鬱林王也許蕭諶以揚州既而除南徐
州刺史諶恃功干政所欲選用輒命尚書申論齊主
聞而忌之以其弟誕諫方將兵拒魏隱忍不發至是
殺之并其諸弟及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邵陵王
子貞○建武三年太官元日上壽有銀酒鎗齊主欲

壞之王晏等咸稱盛德衛尉蕭穎胄曰朝廷盛禮莫
若三元此器舊物不足為侈齊主不悅後遇曲宴銀
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齊
主甚慙○齊主躬親細務綱目亦密於是郡縣及六
署九府常行職事莫不恪聞取決文武勳舊皆不歸
選部由是親近憑勢互相通進南康侍郎鍾磔上書
言古者明君揆才頒政量能授職三公坐而論道九
卿作而成務天子唯恭己南面而已齊主不懌謂太
中大夫顧嵩曰鍾磔何人欲斷朕機務對曰磔雖位
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采且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

人主總而親之。是人主愈勞而人臣愈逸。所謂代庖人宰。而為大匠斲也。齊主不顧而言他。○永泰元年。齊主有疾。以近親寡弱。而高武子孫猶有十王。欲盡除之。以問太尉陳顯達。對曰。此等何足介慮。又問始安王遙光。遙光以為當以次施行。遙光每與齊主屏人久語。明日必有所誅。會齊主疾甚。遂殺河東王鉉。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衡陽王子竣。南康王子琳。永陽王子珉。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桂陽王昭。祭巴陵王昭秀。凡十人。於是太祖世祖及世宗諸子皆盡矣。○齊主明審有吏才。持法無所借。制御親幸。臣

下肅清。志慕節儉。嘗詔去乘輿金銀飾。太官嘗進。暴烝。齊主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破之。餘充晚食。又嘗用皂莢。以餘灑授左右曰。此可更用。然性猜多慮。亟行誅戮。簡於出入。竟不郊天。又深信巫覡。每出先占利害。東出云西南。南出云北。初有疾甚秘之。及勅臺省府署。求白魚為藥。外始知之。身衣絳衣。眼飾皆赤。以為厭勝云。在位五年。壽四十。

史臣論曰。明帝自以得之不義。猜忌高武子孫。誅夷殆盡。深戒東昏。以先事制人。而大臣疑懼。禍變相尋。卒亡其國。夫不務令德。而殺人。以自安。自古

以來未有能濟者也

陳後主

陳後主諱叔寶字元秀姓陳氏宣帝嫡長子也宣帝
殂始興王叔陵作亂伏誅叔寶即位時病創不能視
事政無大小皆決於長沙王叔堅及創愈適山陵初
畢即置酒自慶引吏部尚書江總以下展樂賦詩○
至德二年陳主荒于酒色不恤政事盛脩宮室窮極
耳目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
連延數十間牕牖壁帶懸楣欄檻皆以沉檀為之金
玉珠翠為飾珠簾寶帳眼玩瑰麗近古未有每微風

君璧卷四十三

六

暫至香聞數里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雜植花卉
陳主自居臨春張貴妃居結綺龔孔二貴嬪居望仙
複道往來以宮人袁大捨等為女學士江總雖為宰
輔不親政務日與尚書孔範散騎王瑳等文士十餘
人侍宴後庭謂之狎客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
共賦詩互相答贈采其尤艷麗者被以新聲其曲有
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略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
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為常張貴妃本兵家女性敏
慧有神彩善候人主顏色又有厭魅之術置淫祀宮
中聚女巫鼓舞百司啓奏並因宦者以進陳主置妃

膝上共決之。由是宦官近習內外連結。宗戚縱橫貨賂公行。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於是大臣皆從風諂附。孔範與孔貴嬪結為兄妹。陳主惡聞過失。每有惡事。範必曲為文飾。稱揚贊美。由是寵遇優渥。言聽計從。羣臣有諫者。輒以罪斥之。中書舍人施文慶。頗涉書史。嘗事陳主於東宮。聰敏強記。明閑吏職。大被親幸。又薦所善沈客卿。楊惠朗。徐哲暨慧景等。有吏能。皆擢用之。客卿有口辯。頗知典故。惠朗。慧景。家本小吏。考校簿領。毫釐不差。督責苛碎。聚斂無厭。士民嗟怨。舊制軍人士人無關市之稅。客卿等以府庫空

虛。興造不給。奏請並責其征。且增於舊。關市之稅。歲入數十倍。陳主大悅。益以文慶為知人。轉相汲引。珉貂蟬者五十人。孔範自謂文武才能。舉朝莫及。從容白陳主曰。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深見遠慮。豈其所知。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其兵。分配文吏。由是文武解體。以至覆滅。○三年。文慶客卿共譖中書通事舍人傅縉。受高麗使金。陳主收縉下獄。縉於獄中上書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欲。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小

人在側官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生民如菓茶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粟百姓流離僵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盡矣書奏陳主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對曰臣心如面面可改則心可改矣陳主益怒遂賜死陳主每當郊祀常稱疾不行故緯言及之○禎明元年大市令章華上書極諫略曰陛下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

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陳主大怒即日斬之○初隋主與陳隣好甚篤每獲陳譏皆給衣馬禮遣之而陳侵掠如故故隋欲伐之會宣帝殂隋主即命班師遣使赴弔書稱姓名頓首陳主以此自驕不虞外難時江南妖異特衆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陳主惡之乃自賣於佛寺為奴以厭之既而江濱鎮戍聞隋軍將至相繼奏聞文慶客卿並抑而不言及隋軍臨江間諜驟至僕射素憲等奏請再三文慶曰元會將逼南郊復適今若出兵事便廢闕復以貨動江揔使抑憲等由是議久不決陳主

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
摧敗。彼何為者耶。孔範曰。長江天塹。限隔南北。今日
虜軍。豈能飛渡邪。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每患
官卑。虜若渡江。定作太尉公矣。陳主以為然。故不為
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隋兵既濟江。陳人大駭。
降者相繼。時建康申士尚十餘萬人。陳主唯晝夜啼
泣。臺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文慶既知諸將疾己。恐
其有功。乃奏曰。此等怏怏。那可專信。由是諸將凡有
啓請。率皆不行。及蕭摩訶孔範等戰敗。隋軍入建康。
陳人衆皆散走。唯袁憲在殿中。陳主遑遽。將避。憲

正色曰。大事如此。去欲安之。不若正衣冠。御正殿。依
梁武帝見侯景故事。陳主不從。曰。吾自有計。乃後宮
人十餘。出景陽殿。自投于井。既而軍人窺井。呼之不
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陳主乃與張貴妃。孔
貴嬪同東而上。隋人俘叔寶于京師。而誅施文慶等
五人。又投孔範等於邊裔焉。叔寶在位七年。終於洛
陽。時年五十二。

歷代君鑒卷之四十三

惡可為戒

北朝

齊文宣帝

齊主文宣帝。姓高氏。諱洋。字子進。神武帝歡第二子。文襄帝澄之母弟也。歡為東魏丞相渤海王。薨。澄嗣位。為大將軍。專魏之政。尋為膳夫蘭京所殺。時齊主為太原公。聞變。指麾部分。入討群賊。斬之。乃謁東魏主辭。赴晉陽。總庶政。東魏進齊主爵齊王。於是高德政。徐之才等勸受禪。乃自晉陽詣鄴。受東魏禪。封魏

君鑒卷四十三

一

主為中山王。○天保二年冬十二月。齊主每出入。常以中山王自隨。王妃太原公主恒為飲食護視之。是月。飲公主酒。使人酖中山王殺之。并其三子。謚王曰魏孝靜皇帝。葬於鄴西鄆北。後忽掘其陵。投梓宮於漳水。齊主初受禪。魏神主悉寄於七帝寺。至是亦取焚之。彭城公元韶以高氏壻。寵遇異於諸元。開府儀同三司。羨陽公。元暉業以位望隆重。又志氣不倫。尤為齊主所忌。徙在晉陽。暉業於官門外罵韶曰。爾不及一老嫗。負壘與人。何不擊碎之。我出此言。知即死。爾亦詎得樂時。齊主聞而殺之。○三年夏六月。齊政

煩賦重。江北之民不樂屬齊。其豪傑數請兵於王僧辯。僧辯以與齊通好。不許。○五年春正月。討山胡大破之。男子十三以上皆斬。女子及幼弱皆賞軍。遂平石樓。石樓絕險。自魏世所不能至。於是遠近山胡莫不懾服。有都督戰傷其什長。不能救命。剗其五臟。令九人食之。肉及穢惡皆盡。自是始為淫虐。○秋八月。儀同三司元旭坐事賜死。齊主之未為魏相也。太保錄尚書事平原王高隆之常侮之。及將受禪。隆之復以為不可。齊主由是益銜之。隆之嘗與元旭飲。謂旭曰。與王交。當生死不相負。人有密言之者。齊主益發

怒。令壯士築百餘拳而捨之。卒於路。久之。追忿隆之。執其子慧登等二十人於前。以鞭叩鞍。一時頭絕。並投尸漳水。尋又發隆之塚。出其尸。斬截骸骨焚之。棄於漳水。○六年秋八月。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論難於前。遂敕道士皆剃髮為沙門。有不從者殺四人。乃奉命。於是齊境皆無道士。○七年夏六月。發丁匠三十餘萬。廣脩三臺宮殿。齊主之初立也。留心政術。務在簡靖。坦於任使。人得盡力。又能以法馭下。內外肅然。至於軍國機策。獨決懷抱。每臨行陣。親當矢石。所向有功。數年之後。漸以功業自矜。遂嗜

酒淫泆肆行狂暴袒露形體街坐巷宿婁太后嘗以其酒狂舉杖擊之齊主罵曰即當嫁此老母與胡太后大怒齊主自匍匐以身舉牀墜太后於地頗有所傷既醒大慙恨欲自焚太后懼挽之曰鄉汝醉耳齊主乃設地席命平秦王歸彥執杖口自責數脫背就罰太后前自抱之齊主流涕苦請乃宮脚五十然後衣冠拜謝悲不自勝因是戒酒一旬又復如初雖以楊愔為宰相使進厠籌以馬鞭鞭其背流血浹袍又嘗持槊走馬以擬斛律金之胷者三金立不動作大鑊長鋸坐碓之屬陳之於庭每醉輒殺人以為戲樂

楊愔乃簡死囚置仗內謂之供御囚齊主欲殺人輒執以應命三月不殺則宥之開府參軍裴謂之上書極諫齊主謂楊愔曰此愚人何敢如是對曰彼固欲陛下殺之以成名於後世齊主曰我且不殺爾焉得名嘗與左右飲曰樂哉都督王紘曰有大樂亦有大苦齊主曰何謂也對曰國亡身殞所謂大苦齊主欲斬之既而捨之一日泣謂群臣曰黑獺不受我命柰何都督劉桃枝曰臣請三千騎擒之以來齊主壯之賜帛千匹趙道德進曰桃枝妄言應誅陛下柰何濫賞齊主即回綰賜之又嘗乘馬欲下峻岸道德攬轡

回之。齊主怒，將斬之。道德曰：「臣死不恨，當於地下啓先帝，論此兒酣醉顛狂，不可教訓。」齊主默然而止。他日謂道德曰：「我飲酒過，須痛杖我。」道德扶之，典御丞李集面諫，比之桀紂，令縛置流中，久之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彌不及矣。」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齊主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人，方知龍逢比干，未是俊物。」遂釋之。頃之入見，似有所諫，竟斬之。由此內外懔懔，各懷怨毒。○八年夏六月，河南北大蝗，齊主以問魏郡丞崔叔璦，對曰：「五行志：土功不時，蝗蟲為災。今外築長城，內興三臺，殆以此乎。」齊

主大怒，使左右毆之，擢其髮以溷沃之，曳足以出。○初，齊有術士言：「亡高者黑衣。」齊主因問左右：「何物最黑？」對曰：「無過於漆。」齊主以上黨王渙於兄弟第七，執之。渙殺使者而逃，為人所得，送鄴。齊主又與永安王浚有舊怨，及即位，浚為青州刺史。聰明矜恕，吏民悅之。浚以齊主嗜酒，私謂親近曰：「二兄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憂之。」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見聽否。或密以白齊主。齊主益銜之。浚入朝，從幸東山，齊主裸裎為樂。浚進諫曰：「此非人主所宜。」又於屏處召楊愔，譏其不能諫。時齊主不欲大臣與諸王

交通。愔懼。奏之。齊主大怒。浚還州。又上書切諫。詔徵浚。浚懼禍。謝疾不至。齊主遣馳驛收之。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鄴。與上黨王渙皆盛以鐵籠置於地牢。飲食澁穢。共在一所。○九年冬十一月。常山王演以齊主沉酒憂憤。形於顏色。齊主覺之。謂曰。但令汝在我。何為不縱樂。演惟啼泣拜伏。竟無所言。齊主亦大悲。抵盃於地曰。自今敢進酒者斬。未幾。沉酒益甚。或於諸貴戚家角力。不限貴賤。惟演至則內外肅然。演又密撰事條將諫。其友王晞以為不可。演不從。因間極言。齊主大怒。疑演假辭於晞。欲殺之。演私謂晞曰。王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為欲相活。亦圖自全。勿怪。乃於衆中杖晞二十。齊主聞之。以故得不死。髡鞭配甲坊。居三年。演又因諫爭。大被毆撻。閉口不食。太后日夜涕泣。齊主不知所為。數往問演疾。謂曰。努力強食。當以王晞還汝。乃釋晞。晞流涕曰。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獨不念太后乎。言未卒。演強坐而飯。晞由是得免。還為王友。及演錄尚書事。除官者皆詣演謝。去必辭。晞言於演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為不可。宜一切約絕。演從之。久之。演從容謂晞曰。主上起居不恒。吾豈可以前逢一怒。遂爾結舌。

卿宜為撰諫草。吾當伺便極諫。晞遂條十餘事以呈。因謂演曰。今朝廷所恃惟殿下。乃欲學匹夫耿介。輕一朝之命。一旦禍至。柰家業何。演款獻不自勝。即焚之。後復乘間苦諫。齊主使力士亂捶之。會醉得解。○十二月。齊主如北城。因視永安王浚。上黨王渙於地。牢。臨穴謳歌。今浚等和之。浚等惶怖且悲。不覺聲顫。齊主愴然為之下泣。將赦之。長廣王湛素與浚不睦。進曰。猛虎安可出穴。齊主默然。浚等聞之。呼湛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見汝。齊主亦以浚與渙皆有雄略。恐為後害。乃自刺渙。又使壯士劉桃枝就籠亂刺。槩每

下。浚渙輒以手拉折之。號哭呼天。於是薪火亂投。燒殺之。填以土石。後出之。皮髮皆盡。尸色如炭。遠近為之痛憤。○十年夏四月。僕射高德政與楊愔同為相。愔常忌之。齊主酣飲。德政數彊諫。齊主不悅。謂左右曰。高德政恒以精神凌逼人。德政懼。稱疾欲自退。齊主謂楊愔曰。我大憂德政病。對曰。陛下若用為冀州刺史。病當自差。齊主從之。德政見除書。即起。齊主大怒。召德政。謂曰。聞爾病。我為爾針。親以小刀刺之。血流露地。又使曳下。斬去其足。劉桃枝執刀不敢下。齊主責桃枝曰。爾頭即墜地。桃枝乃斬其足之三指。怒

猶不解。囚德政於門下。其夜以輓輿送還家。明旦德政妻出珍寶滿四牀。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見之。怒曰。我御府猶無是物。詰其所從得。皆諸元賂之。遂曳出斬之。妻出拜。又斬之。○五月。太史奏今年當除舊布新。齊主問於彭城公元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對曰。為誅諸劉不盡。於是悉殺諸元以厭之。又誅始平公元世哲等二十五家。囚韶等十九家。韶幽於地牢。絕食啗衣袖而卒。○六月。盡誅諸元。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棄尸漳水。惟元蠻元文選等數家獲免。定襄令元景安欲請改姓高氏。其從兄景皓曰。安有棄其本宗而從人之姓者乎。丈夫寧可玉碎。何能瓦全。景安以其言白齊主。遂誅景皓。賜景安姓高氏。○冬十月。齊主嗜酒成疾。自知不能久。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何足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又謂常山王演曰。奪則任汝。慎勿殺也。召尚書令楊愔領軍平秦王歸彥。侍中燕子獻。侍郎鄭頤。受遺詔輔政。齊主遂殂。在位十年。享年三十一。

史臣論曰。齊主承神武洪業。內外叶從。自朝及野。群心屬望。東魏之地。齊國樂推。魯未期月。遂登宸極。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朝野安乂。

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代享國不永未有不由斯疾者也

武成帝

齊主武成帝諱湛神武帝歡之第九子孝昭帝演之母弟也文宣帝天保初進爵為王孝昭即位進右丞相孝昭幸晉陽以懿親居守鄴皇建二年孝昭殂即位於南宮○河清元年夏四月婁太后殂不改服服緋袍如故登三臺置酒作樂宮女進白袍齊主投諸臺下散騎常侍和士開請止樂大怒撻之○二年夏六月和士開有寵姦諂百端賞賜不可勝紀每侍左

右言辭容止極諸鄙褻無復君臣之禮嘗謂齊主曰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為樂縱橫行之一日取快可敵千年國事盡付大臣何慮不辦齊主大悅於是委趙彥深掌官爵元文遙掌財用唐邕掌外騎兵馮子琮胡長粲掌東宮三四日一視朝書數字而已使士開與胡后握槊河南康獻王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豈可與臣下接手趙郡王叡及士開共譖孝瑜奢僭山東惟聞有河南王不聞有陛下齊主醜殺之諸侯在宮中者莫敢舉聲惟河間王孝琬大哭而出○冬十二月大

雨雪連月。南北千餘里。平地數尺。霜晝下。雨血於太原。○三年夏六月。殺樂陵王百年。時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赤星見。齊主欲以百年厭之。會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敕字。德胄封以奏之。齊主怒。使召百年。百年見齊主於涼風堂。使百年書敕字。驗與德胄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之。又令曳之。遶堂行。且捶。所過血皆流。地氣息將盡。乃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冬十二月。山東大水。飢死者不可勝計。詔發廩賑給。事竟不行。○四年春三月。有物殞於殿廷。如赤漆鼓帶。小鈴。殿上石自起。兩兩相對。又

有神見於後園萬壽堂前山穴中。其體壯大。不辨其面。兩齒絕白。長出於唇。直宿嬪御以下七百人。咸見焉。齊主又夢之。○著作郎祖珽。有文學多技藝。而疎率無行。初齊主為長廣王。珽為胡桃油獻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夢殿下乘龍上天。王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即位。擢拜中書侍郎。遷散騎常侍。與和士開共為諂佞。珽私說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比。官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從問計。珽曰。宜說主上云。文襄文宣。孝昭之子。俱不得立。今宜令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之分。若事成。中官少主

必皆德君此萬全計也。請君微說主上令粗解。珽當自外上表論之。士開許諾。會有彗星見。大史奏云。彗除舊布新之象。當有易主。珽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為天子。未為極貴。宜傳位東宮。且以上應天道。齊主從之。使太宰段韶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太子。於是羣公上尊號為太上皇帝。在位五年。享年三十二。

史臣論曰。武成風度高爽。經筵弘長。文武之官。俱盡謀力。有帝王之量矣。但愛狎庸豎。委以朝權。惟陷之間。淫侈過度。滅亡之兆。其在斯乎。玄象告變。傳位元子。名號雖殊。政猶已出。迹有虛飾。事非憲典。聰明臨下。何易可誣。又河南河間樂陵等諸王。或以時嫌。或以猜忌。皆無罪而戮。非所謂知命任天。體大道之義也。

